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二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　日圓
零售每份三分二

中華民國十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　八四八一九

國民政府實業部註冊　內政部登記

第四卷第七期

小言論

男權掃地

韜奮

友人林烈敷君生平志在提倡開發西北，到過青海新疆甘肅等處多年，最近由西北回到上海，許多朋友因為他對於那幾處的習俗情形非常熟悉，和他大談，新奇有趣，好像讀西遊記！他講到青海，有幾句說：『青海地方男多於女，一個女子同時有幾個丈夫，她每夜高興和那一個丈夫睡覺，就發出關令隨意吩咐，受令的唯命是聽，不敢或違，可以說是男權掃地！所以我們尋常提倡女權，到那個地方去，非提倡男權不可！』

在中國本部各省，女權的確是在被壓迫的地位，所以提倡女權，使她能與男子平等，當然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過講到男權的實際，却也有難言之隱．有某君最近娶了一位姨太太，得意得眉飛色舞，但他把姨太太搬入家中和太太同處之後，便常常鬧得天翻地覆，使他兩面做人難．原來他的一大一小對他有了『約法三章』，就是在每一星期裏面，過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夜裏，他要睡在太太的房裏；過着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夜裏，他要睡在姨太太的房裏，一點不得自由！一個星期只有七天，太太四天，姨太太只有三天，這顯然是『不平等條約』！但是某君平日上午九點鐘就要到辦公室辦公，非早起不可，星期日有得休息，可以睡晏覺，於是他就苦心孤詣，在星期日的上午有意睡到十二點起來，意思是要藉此多陪陪他的姨太太，貼補貼補她平日所缺少的時間，因為星期六夜裏是輪着睡在姨太太房裏的．但是太太那裏肯休？其先被他混過幾次，後來發覺了，在星期日非拉他和平日一樣的早起不可．某君弄得睡既不好，不睡又不好；因為睡則太太咆哮哭鬧，不睡則姨太太又咆哮哭鬧！總之他連睡覺的主權都剝奪得盡淨！這位某君有了太太還要娶姨太太，在表面上看去，似乎男權膨脹得很，但在實際却是大吃苦頭——這當然是他自作孽，不足惜！

其實男權掃地不好，女權掃地也不好，最好是男女平權；講到家庭組織，多夫不好，多妻也不好，最好是由真正戀愛而結合的一夫一妻．我們深信文明的進化一定是朝着這個方向走的．

怎樣可以使得男女平權？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男女須有領受教育的同等機會．現在我國的教育固然是不行，但是男子教育在數量上總比女子多些，就一般言，（當然有例外，）在程度上也許要比女子深些，你只要看中學畢業的女子往往總想嫁一個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的女子往往總想嫁一個留學生，便有些明白．要使女子獲得自由，要能和男子平權，最基本的方法還是要極力提倡女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本期目次

小言論
男權掃地！　編者
關於一雙鞋襪的糾紛　李寶女士
組織互助會的進行辦法　畢雲程
很有意味的一輛馬車　軼川
中美通婚的研究（上）　吳景超
赳赳武女　孤峯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　鄒恩潤譯述
讀者信箱
弄什麼把戲！　韓隆恩
單戀　沈向榮
上海的婚姻問題　陳虎生

關於一雙舊襪的懺悔

春雷女士

我有一個小表弟在本地某中學讀書。我常常聽見他這樣嘆道：『晦氣！一塊新買的橡皮又不見了！』或者『眞可惡！一件長衫才在健身房脫下來，衣袋裏四角小洋便被人摸去了！』

但話雖如此，他們的學校，究竟是一個規矩嚴肅的好學校，學生這種沒人格的行爲，原不常有，不過我表弟生性散漫，自己的東西，不知當心，所以常常失落罷了。

講到學校盜竊之風，以我的經驗而論，恐怕更莫盛於我數年前在北平所進的某學校了。記得我在該校讀書的時候，該校竟沒有一天不出竊案，一條絨線圍巾才擱在椅背上，一轉身便鬼影似的消滅了；一枝自來水筆偶爾遺置在課堂裏，半點鐘後去拿，也無蹤跡了；某同學的皮大氅，放在自己牀上，會無端不見；某同學的衣服，晾在洗衣間裏會不翼而飛，其他如襪子，手巾，紙筆等等零件之容易遺失，更不待說了。

不平衡的發展

難道學校裏的監學只吃飯不管事嗎？不然，她們也明白她們的職務的，但有一次對某生懷疑，略略檢查，那學生便尋死覓活，大哭大鬧，尋出她的保證人，與學校方面大起交涉。那時正在五四運動之後，學生氣燄，其高萬丈，有一點事便要到社會上去控訴。社會總是對學生表同情，動不動激起很大的風潮，將學校管理人的飯碗碰得粉碎。我們的監學沒有三頭六臂，又個個要顧全自己的地位，受那一次教訓之後，對於那位有嫌疑的學生，再不敢說半句話。結果那些不良分子，暗中更形活動，甚至整包的贓物當監學的面向校外搬。監學只好閉着眼睛，裝沒有看見！

我是一個很顢頇的人，東西隨手拋擲，不知檢點，所以吃被竊的苦也更大。雖然失的並不是値錢的東西，但應用的東西，常常被人拿去，也使我的心裏感着異常的不快。

這盜竊之風，延蔓開去，大家的習慣都壞了。自己的東西被人拿去，便也拿別人的東西來用，譬如我一瓶墨水不見了，便隨手抓過隔座的一瓶來，用完後也不必送還。橫豎她又會抓別人的！

亂抓別人的東西，雖然不算是盜竊，然而又何嘗不是盜竊呢？在那時候，我也曾犯過這樣的壞習慣，現在我要很坦白很懇切的懺悔我的罪狀：

團結努力
誓雪國恥

有一回我買了一雙長統絲襪，因爲知道本校亂抓的風氣利害，特費兩個鐘頭在襪頭上繡了我姓名的西文字母，我是不會拉繡花針的人，若不是爲了特別小心，誰高興幹這種工作？一天換下這雙襪子，曬在校場竹竿上。不時跑去看看，看它乾了沒有，如果乾了，便得趕緊收回來，因爲我知道本校無論什麽東西都不能久放在外邊的。但是下午功課完後去收時，早已『襪子不知何處去？竹竿千載空悠悠！』了。

不過地上却有一雙委棄在那裏的舊綿紗襪，以前並沒有看見，好像是那位貝戎君特意將這個同我對換的。好！我說，我不能赤着脚去上課，貝戎君的盛情我領了她的吧，我拾起那雙襪子恨恨地回來了。

這雙襪子既是別人的，我不是犯了一次盜竊的罪嗎？

那時候我們母校名譽很大，人材很多，有許多可愛的紀念，教我到今還想念它，但爲了這竊風之盛，也教我感受許多痛苦。因爲失去東西，不過是物質的小損害，並沒有什麽，但精神的損害，可就使我難以經受！

人與人的相處，無非靠着互相尊敬和互相信任罷了，現在看看各級同學，表面上誰不溫文爾雅，落落大方，然而其中竟很有罪惡的分子。這罪惡分子又是永不被發見的，好人

與壞人，不能分別，人人都像無罪的，但人人都變了可疑的，連我自己都信不過自己了。堂堂高等學校，尚且如此，一般社會的齷齪更可想而知，我於是開始咀咒社會的虛偽，戰慄於人類本來罪惡的可怕，神經過敏的我，對於全世界的人類都抱了悲觀，尤其是我們中國的民族。

但是，自從我到法國讀書之後，看了他們種種的好榜樣，我的黑暗的思想又變成光明了。我相信文明的進步，足以消滅罪惡，中國但努力於文化的發展與提高，民族的弱點未嘗沒有改革之一日。

> 勞動問題，中國人差不多向來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一則是我國的工業沒有什麼發達，社會階級沒有十分彰著。二則由於中國人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本來沒有近代的知識，歷來政治上紛爭太利害了，所以這種實在的民生問題，更是沒有人顧及。三則由於那些工人本身，多數是不曾受過教育……所以他們階級的自覺，是一點也沒有的。四則由於那些經營工業的資本家，對於近代社會思想的潮流，一點知識都沒有。
>
> 孫中山先生說的話

法國給我的好觀感，一時那能說完？單舉偷盜的問題，來和讀者談談吧。我在里昂和都僕都曾進過中學校。在學校裏從來沒有遺失一根針，一縷線。我的錢囊差不多天天擺在課堂書桌裏，沒人來動一動。同學某女士是個通學生，有一天將一個內盛三百佛郎的皮包，遺忘在課堂裏，過了三天，她記起了來拿，依舊原包不動。某年秋天，我到里昂附近某鄉去旅行，帶了一個皮包，內盛六百佛郎，兩管金筆，還有零碎首飾。上車時錯上了左邊的車，後知那車是開向巴黎去的，只好跳下來另上右邊的車，但竟將皮包丟在左邊車裏。過了好一會才想起來，我一急非同小可，趕緊跳下來，向左邊奔去，那時汽笛已經鳴了好幾聲，車箱裏搭客也已滿滿的，我認不清那輛車是我剛才坐的了。只好在各車箱的門前，一路奔走着問裏面的客人道：

『誰看見我的錢囊？誰看見我的錢囊？』

忽然某輛車的窗口，伸出一個白髮蕭疏的頭顱，帶着安慰的口氣，向我說道：『不要着慌，中國女子，你的錢囊在我車箱裏！』

這是何等教人感動的故事呵！一個衣服破舊斷了一條腿的退伍老兵，將我的錢囊由車窗裏擲給我。幾秒鐘間那一列車便轔轔地開向巴黎去了！

在公園散步，偶然墜下錢袋或隨身攜帶的東西，輒有小孩或大人拾着趕十幾步來送還。水菓舖和雜貨店自朝至暮的大開着門，主人却躲在店的內間，從容治理私事。你進了店門，一定要用腳在地上蹀幾分鐘，才有人出來招待。大公司百貨雲集，看守往往無人，如有三隻手之流，施其技倆，包可大發其財，但他們社會上不常聽見這類事情的發生。所謂『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況，在中國不過是書上說說，在法國却是見諸事實。

法國人民品行之高尚，社會風俗之善良，當然是教育發達，法律嚴明的結果，更有我雖欲諱言而不可得的，便是宗教的關係。法國是舊教的國家，兒童在學校和家庭養成不偷竊的習慣，不可謂非宗教裁制之功。但宗教已被人斥爲過去時代的產物，我再說下去，恐怕要冒袒護宗教的嫌疑；時代落伍者的榮銜，便不免要落在我頭上。所以我現在還是丟開宗教談談教育和法律的問題。我不信荀子的性惡說，也不信孟子的性善說，我以爲人性是善惡混的。人類有天然的弱點，也有道德的本能，教育的義務是發展我們道德的本能，法律的功效是裁制我們犯罪的動機。兩者都不可偏廢。有人想專恃教育的感化，廢去法律的裁制，那也未嘗不可，不過這要等到將來的時代，這黃金夢才能實現，現在人類道德的程度還談不到這層。像我在北平所進的學校，是一個高等學校，學生受着高等教育還不知自重，何況其他呢？外國——不但法國——多是法治的國家，法律的精神極爲普遍。人民犯法，法律立加裁制，不肯寬假。輔助法律之所不及，而作用與之相同的便是社會的裁制。一個人犯了一點極小極小的罪，被人發覺，便終身不齒於人，天地雖大，竟無他容身之所，竟可以謂之爲無形死刑的宣告。這種情形教我們東方人看來，覺得未免太過，因爲一個人偶爾失腳，不是不能悔改的，我們不能因一點微瑕，棄一塊美玉，也不能因一小過便棄一有用的人材呀！這話很有理

由，我也承認，但不知法律對社會裁判的異意義，並非對那犯法的人有什麼深仇宿憾，定要置之死地而後快，不過罰一儆百，致社會看他榜樣，知道罪惡之不可輕犯，犧牲一二人，保全全體，這是極經濟的政策。

我們知道害羣之馬的不可不除嗎？一個社會常爲了少數人不守規則，破壞了全體的秩序。害羣之馬好像病黴，到麪包上使全塊麪包生霉，到牛乳裏使全罐牛乳發酸。譬如我在北平所進的學校，起先風紀甚佳，後因有人品行不良，恣意盜竊，別的同學本不顧效尤，但是因爲自己需要的東西被人拿去，一時無以救急，只好也拿別人的東西，此風輾轉愈甚，於是全校養成亂抓亂搶的惡習慣，亂得一團糟了。以後那幾個不良分子偷得太不像樣，甚至鬧出假裝狐仙的笑話。全體同學再也容忍不下，由同學會議決，將她們開除，校風方得轉移。然而晚了，許多同學已經沾染了她們一點病氣，像潔身自好的我，也拿過別人一雙襪子，這不是我過去生命中一點不光榮的紀念嗎？但我之拿人的襪子，是由於別人先拿我的襪子；別人之拿我的襪子，又由於學校裏有這個風氣；學校之有這個風氣，又是由於那幾位不良分子的作俑：溯本追源，都是她們的罪，我每一回憶我那不光榮的紀念，便非常的痛心，便忍不住咬牙切齒的恨她們。啊！害羣之馬，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惡！

由學校推之社會，也是這樣。一個平和的社會，有少數不道德的人，任意爲非作歹妨礙別人應享的利益，使別人無以圖存，於是意志薄弱，不能戰勝環境的人，不免與那開始作惡的人，一同墮落，過幾時，連自愛的人也不克自持了，結果社會便成了一缸濁水！中國寡廉鮮恥貪得苟取之人如此之多，又難道不是這個緣故嗎？

我現在所要說的話，可以分做兩方面：第一，我要對社會說，社會須得養成嚴厲的裁判力，見了罪惡，一毫不要姑息，可以儘力去排斥它。學校裏若有偷竊或不名譽的事發生，即應憑學校當局澈底查究，查出誰人犯罪，立刻開除。社會對於弱者，少數者，被治者，常常表同情，但表盲目的同情，不問是非曲直，那也不對的。倭伊鏗說這是一種社會的病態，我們不可不戒。譬如我們母校不良分子第一次被監學檢查時，如不特社會盲目的同情爲後盾，——因爲那時候無論什麼事都是學生有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句格言，竟可以改爲『天下無不是的學生』——監學便可以行使她們的職權，她們也不致於留在學校裏貽害全體了。對於社會則貪官污

很有意味的一輛馬車

秋月

一輛馬車有什麼希奇？但是本文插圖裏的那輛馬車却饒有意味，因爲這是美國大總統白宮裏所用的最後的一輛馬車，曾經供過五位大總統的乘用，現在已經不再使用，排在一個博物院裏，（名Quartermaster's Corps Museum）展覽着作爲一種紀念品了。這輛馬車，盧斯福總統時候，爲着公事，以總統資格出去的時候，都用着的；後來在威爾遜總統時候，他遇着星期日陪他的夫人到教堂裏去做禮拜時還常用的。假使這輛車子是一個人，也可以算是『五朝元老』了！

現在白宮裏全用汽車了，這種『無馬的車子』"Horseless Carriage" 在盧斯福做總統時候，纔開始用於白宮，但是用馬車的時候仍多，至威爾遜總統之後，纔全用汽車，把那輛最後的馬車送入博物院裏去。現在美國大總統的『汽車間』裏有十輛汽車。

白宮裏最後的一個馬夫名字叫做韋白斯得Daniel webster，與名聞全球的英文大字典的著作家韋白斯得同姓同名。他現在也學會開駛汽車，仍在白宮服務，可見能力能與時代俱進，便不至陷入淘汰之列。

在文明的進程上，馬車當然比小車，塌車及人力車好，因爲一是利用獸力，一是利用圓顱方趾的人類做牛馬；汽車當然比馬車更好，因爲一是利用汽力，一是仍爲免不掉要把苦頭給與動物吃。講到速率方面，馬車勝於小車塌車及人力車，汽車又勝於馬車，那更不消說了。我們但希望我國建設猛進，不久先把小車塌車及人力車排在博物院裏去做古董，那就是一般平民之福了！

吏的剷除，土豪劣紳的打倒，也刻不容緩．除惡如除莠草，這話還嫌遲緩，覺可以說除惡如拔毒疔，遲拔一刻，毒痛全身，連生命都要斷送的！

第二，我要對個人說，處於惡劣汙濁的環境中能够自拔的，原無幾人．但有志之士是應當不爲環境征服的，我們須於荊棘中開出康莊的道路，黑暗裏燃起光明的火炬，創造平和幸福的生活，使別人享受，也使自己享受．知道一二不良分子可以敗壞全社會的風氣，便知道一二正人君子也可以改良全社會的風氣了．我們爲什麽要自餒？

最後一句話，我對於母校是應當愛護的，那些不名譽的事實，早成過去，何必重提？但因爲現在各學校還不免有這種不名譽的事實，引起我痛心的回憶，所以將從前的事提出來的說一說．我所注重的是害羣之馬應除的問題，並非母校的問題——其實這事原與學校無干——我希望母校同學讀了我這篇文字，千萬不要誤會．

組織互助會的進行辦法

畢雲程

> 自畢先生在本刊發表組織互助會的建議後，我們接到許多信，希望此事之實現，現由畢先生發表此文，也可以算是一個總答復．　編者

自從組織互助會的建議和組織互助會的幾條綱領發表以來，社會上表示同情的人很多．但是怎樣開始進行，實在是一個難問題；因爲無論辦什麽事，最要緊在開始辦得好，然後基礎穩固，可以逐步進行，徐圖發展，不致發生流弊．所以我們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審慎考慮，纔擬定下列六條的進行程序：

（第一）徵集發起人承認擔任基本金　本會性質是一種經濟的結合，所以必須要先有一種基本金，保障信用．本會是彙集儲蓄機關，人壽保險，經濟合作，社會教育，及團體互助等各項特長，而融會組織的，是一種造福社會的新事業，所以必須要集合有知識，職業有品行有責任心及犧牲精神的社會中堅分子，來做發起人．基本金的數目假定第一期徵集額至少爲一萬元，每一發起人至少認擔基本金一百元，此款指定專作本會建築基金，不得移作別用，將來建築時應將捐款人刊碑紀念．凡切實表同情於互助會宗旨願爲發起人者，可先函告上海辣斐德路四四二號生活週刊編輯部登記，暫不收款．

（第二）召集發起人談話會負責籌備　徵集發起人至五十人以上，即召集發起人談話會，推定幹事三人至五人，負責籌備．由第一次談話會起每一發起人月繳會費一元，以作開支．

（第三）指定銀行開始徵收基本金　由發起人談話會指定銀行代收基本金，最好一次繳足，但亦得分期付款，（可由發起人談話會酌定，）基金暫由全體幹事會擔負保管責任．每星期收到基金，應在生活週刊報告總數．如果在一定期間內第一期基本金不能徵足一萬元，經發起人談話會議決發還時，應將全數及銀行所給之息，照各人原繳之數，加息發還，收條繳銷．

（第四）召集發起人大會訂定章程選舉職員　第一期基本金一萬元徵足以後，即召集發起人大會訂定章程，選舉職員（義務職）．所謂發起人，以合於第一條規定，繳足原認擔任基本金之數及按月繳會費者爲合格．

（第五）本會正式成立開始徵集會員實行儲金　本會既經徵足第一期基本金一萬元，在經濟上已有相當保障，又經發起人大會訂定章程，選舉職員，所有發起人及公舉之幹事籌備責任已告完竣，自當遵照章程，規定正式成立，開始徵集會員，實行儲金．惟儲金必須存儲生息，本會開支務求節省，仍以發起人每月各繳一元之會費充用．

（第六）實行初步互助　本會發起動機，原由於感覺到現在社會制度下一個人非常孤立，好人可爲而不可爲，凡有知識有職業有品行有責任心及犧牲精神的人，往往兩袖清風，毫無積儲，平時按月開支，自有職業上之收入可資挹注，一旦失業，生病，或竟不幸去世，則家族贍養，子女的教育，勢必發生困難，反不如孳孳爲利之人，可以飽暖無憂！所以要想藉團體的力量，實行互助，使每一個人可以安心堂堂地做個人，不必對於身後多所顧慮，而取不義之財．我們所以要辦這個互助會，實在要爲社會保全人格，使好人不可爲而可爲，所以在本會正式成立之後，即須實行初步互助．一個人自產生

以後，他的生命在世界上大概都不過數十年甚至百年，應該早早加入本會，實行儲金，到他天年告終的時候，不但儲金仍爲本人遺族所有，而且本會會員每個人必須送他一份互助金，假定是每人二元，倘使本會會員有一千人就是二千元，同時本會還要代他管理指導他的遺族，使每一個大錢都作正當用途，這便是本會成立後即須實行的初步互助。至於儲金愈多則信用愈厚，會員愈多則事業愈發達，最後目的可以改造社會，而會員的利益亦在其中了。

十七年十二月七日，上海。

梁先生所建議的互助會宗旨眞好，不過要把這件事做成功，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舉，必須有多數眞正有覺悟，眞正肯自動贊助的人一同來辦纔行，否則甯再鼓吹，不要勉強成立，所以我們主張徵求發起人時，絕對不用『拉夫』的方法，要各人自動的加入，一點不可用強的手段去強拉友人加入，如自動加入的人很少，便見得時期尚未成熟，尙須有待。

編者附言。

赳赳武女

孤峯

詩經裏提過所謂『赳赳武夫』，插圖裏所示的可說是一羣『赳赳武女』。這一羣『赳赳武女』不是別的，就是英國倫敦的一隊女警察，她們的主要職務是留心保護街上以及公園裏未有男子『保駕』的婦女們；聽說自從這一種婦女的『保鏢』出現之後，英國首都婦女們出外的安全，比從前好得多。

我們常看見外國的男警察總是運用那些魁梧巍峨的大塊頭，這當然是做警察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試看這張相片裏的倫敦女警察，卻也魁梧得可以！在女子體格孱弱，越生越矮越小的國家裏，就是要想創辦這種女保鏢，恐怕還難免『才難』之歎罷！

中美通婚的研究（上）

吳景超

吳景超博士旅美多年，現任南京金陵大學教授，本刊承他撰文，非常感謝。本文所發表的兩種長篇紀事、原意是在藉此比較中西生活風俗習慣的異同；但中西將來接觸更多，文化也漸趨一致，異族通婚的一件事倒也是一個可資研究的有趣問題。

編者。

華僑在美有八十年的歷史

中國人是什麼時候才到美國去的？關於這個問題，答案極不一致。有人說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中國人已經到過美國了。有人說是一七七六年，美國宣布獨立的時候，中國人還不知道有美國。美國獨立後八年，第一隻商船開到廣州，那時做洋生意的中國人，聽說有一隻船從美國開來，都莫明其妙，後來經過船主許多的解釋，才知道美人與英人雖然看去一樣，可不是從一個國家出來的。

還有滑稽的人，說是在幾百年前，廣東人就帶了一隻布袋，一個衣盆，一塊皂子，到美洲去開洗衣店，因爲當時舊金山一帶人烟稀少，生意不很興隆，所以終於把洗衣店的招牌除下，乘船回到他的廣東老家。

到底第一個到美洲去的中國人是誰？爲什麼去？何時去的？我們現在回答不出來，只好交給有攷據癖的先生們研究去。

但是在一八四八年之後，中國人到美國的事蹟，便有史冊可攷了。那年舊金山發現了金礦，消息不久就傳到廣東。在那一年，香港便有兩個中國人到美國去，到第二年二月，在舊金山的中國人，便加增到五十四人。發現金礦後兩年，據美國政府的統計，美國已有七百五十八個中國人了。

此後中國人到美國去的，逐漸增加起來，一八八〇年，美國有華僑十萬五千人。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禁止華工入口的法律，華人赴美的，便減少了許多。據一九二〇年的統計

，華僑在美的，不過六萬一千餘人。

歷史中最浪漫的一頁

華僑在美的歷史，不在本文討論之內，我們暫且不提。現在我們只提出華僑生活中最浪漫的一段來說說，就是他們與美國女子通婚的情形。

美國法律對於黃白通婚的態度

中美通婚的問題，在中國很少有人注意到，可是在美國，早就成為一種討論的材料了。美國四十八州之中，現在有十一州禁止美國人與中國人結婚的。那十一州便是：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愛達和，密蘇里，密士失必，俄勒岡，內布拉斯加，得克薩斯，猶他，歪俄明，及維基尼阿。這十一州，有的是在美國南部，對於有色人種，一向是仇視的。他們反對黑人，連帶地也反對黃人。還有數州，是在美國西部，因為華僑衆多，曾鬧過排斥華工的風潮，所以對華人也欠好感。在美國東部及中部，美人對華僑比較地客氣些，所以對於通婚一事，也沒有制定法律來反對。

學理上的討論

現在離開法律來看學理上的討論。有些學者，把通婚看作一個生理上的問題。英國的大哲斯賓塞爾便代表這一派。一八九二年，有一位日本人寫了封信去問他對於異種通婚的意見。這封信後來發表於倫敦的太晤士報，頗引起學者的注意。在這封信裏，斯氏提到美國禁止華僑入口的辦法，他說這個辦法好極了，因為假如美國讓華僑自由入口，結果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便是在一國內，造成黃白兩階級，彼此不通婚；第二便是通婚，生下許多不良的雜種。這兩條路，無論走那一條，結果都是不好的。斯氏謂黃白通婚，生下來的子女是不良的，此語現在也有人同意。譬如英國一個研究人口問題極有名的學者卡爾山豆斯，也是這樣說法。但也有些生物學者，與他們取不同之態度的。哈佛大學的易斯蒂教授，在他的新著遺傳與人事裏，說是英國人及西班牙人，與日本及中國人結婚，生下來的雜種，是很純良的。但這些說法，無論贊成或反對，在偉給羅先生的眼光中看起來，都是意氣用事，沒有客觀的根據。他的態度最好了！他說現在無論是誰，對於通婚問題，都沒有資格說話。想說話的，最好先去搜集事實。在這搜集事實的時期內，凡黃白通婚的人，如寫信報告他，他一定送上一份賀禮。

另外有一些學者，不從生理上看通婚，而從社會學上看通婚。何姆斯先生，說是假如愛情戰勝了種族上的偏見，當然可以結婚，但他接着便提出警告說，在兩種文化之下教養成功的一男一女，如使他們結為夫妻，朝夕聚在一起，衝突是免不了的。這種時常衝突的難受，恐怕一般的人都忍受不了，所以想與外族通婚的人，常慎之又慎。倭德衛的意見與此相彷，他說一個人不能離羣而索居，各人都有他的親戚朋友。假如這些親戚朋友，對於通婚一事不大贊成，那通婚的人在社交上便要感受痛苦。還有，通婚的人，也要生子女的。他們的子女，社會上把他當雜種看待，受這種待遇的人，心靈上不會舒服的。他們這樣打算，那樣打算，結論是通婚的困難多端，中國人最好還是在本國人當中尋配偶罷。

以上所說的話，都是英美人的意見。中國人對於通婚的言論，在報章上發表的很少，兩年前有位華僑的代表，在美國國會的移民委員會面前發表意見，說是大多數的華僑，對於中美通婚，都是不贊成的。我們大家都曉得的伍廷芳博士，十餘年前，在倫敦的種族會議中，曾發表過他對於通婚的意見。他說兩族通婚，是進步的象徵，中國人與歐美通婚，是一件好事：生下來的子女，把兩國文化中的優點，都可以

錢

王志莘

許多人失了錢死，許多人靠了錢活。

許多人為了錢作惡，許多人因了錢造福。

說錢好，錢不知。說錢惡，錢不認。

為何千千萬萬人為他顛倒？經濟學家識破了錢的魔力，不過一些交換價值。

原來幾塊錢餅充不得饑，幾張紙片當不住寒。

錢的崇山還是一切物力。

盡心創造，努力工作，莫錯認了錢的來本面目，為他顛倒，為他播弄，小看了人生真價值，

十七，十，六，晨。

取來合於一身，爲溝通文化起見，爲聯絡邦交起見，他希望中西的男女通婚，可是他後來又說：這種主張雖好，可是實行起來困難很多。關於這點，我想許多留學生，一定與他老先生表同情。

編者：按本篇至此是偏於理論方面，下篇要舉出有趣味的事實。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五十一）

鄭恩潤譯述

孫欽露和愛霸女士在美國華盛頓結婚後，即同往英國倫敦組織他們愉快安樂的小家庭，兩年半之後，並生了一個小寶貝，取名露賓，他們賢伉儷異常疼愛這個摯愛深情的結晶品，家庭生活非常舒適和悅，其大概的情形，在上次已經說了許多了。他們賢伉儷自到倫敦之後，因孫欽露在中國駐英公使館裏擔任要職，在外交界中嶄然露頭角，爲倫敦上流社會人士所欽敬，所以愛霸女士也隨處受人敬重，享受愉快的社會生活，她一方面覺得所享受的愉快的社會生活很滿意，尤覺得她的欣悅體貼的丈夫和天真爛漫的愛兒更是十分的滿意。

孫欽露在夜裏睡夢中雖不免常常想到祖國的故鄉情形，但是每晨睡醒的時候，眼一張開，即看見身邊睡着一位笑靨迎人豔如桃花的安琪兒夫人，不但常能補償他的思鄉之苦，而且愈覺得愛霸之愈益可愛。他自己向來起來很早的，成了一種習慣，所以他每晨黎明即醒，他醒時愛霸仍是酣睡着，便先就牀前小几上看看書，有的時候就把臂曲着枕在枕上，撐着他的頭，向着他的愛妻端詳靜看，越看越可愛，越看越出神；有時在這樣端詳靜看的時候，他還想起從前的種種：想起在美國花園裏和她並肩偎倚的情景，喁喁情話的意味，在教堂裏舉行婚禮時她的那樣誠懇真切一往情深的態度；與是越想越覺得她的可愛，越想越出神！一個人在那樣晨曦清明萬籟俱寂的環境中，好像發了癡一樣的在那裏靜看靜想，而在那樣靜看靜想中所得的心靈上的安慰與快樂，也就非拙筆所能形容其萬一了！他自己一個人發了這樣一陣的癡，愛霸女士醒了，纔眼微啟，秋波動人，孫欽露趕緊笑着臉，輕輕的握着她的手，俯近去接她的愛吻，這是他們由深情摯愛結合的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當小寶寶露賓未出世以前，家庭生活中還有一個很快樂的方面，就是他們賢伉儷常常同出去旅行。西方的交通本比東方進步得多；在東方的中國，你若往內地旅行，因交通的不便，設備的不全，簡直是受罪，絲毫沒有旅行的快樂，在西方便不然。孫欽露和他的夫人既住在倫敦，當然有很好的機會常去遊覽歐洲各國的名勝，所以孫欽露常常利用職務比較清閒的時候，陪他的賢夫人同往威尼斯去住一個月，往西班牙去住幾個禮拜，又到巴黎去住一個禮拜，享受他們情侶旅行的愉快生活。不過在露賓出世之後，他們因爲小孩子的關係，却常在倫敦的時候多，旅行的時候比較從前少些。總之在愛霸女士嫁了這樣的一個丈夫，她心裏以爲十分的心滿意足，毫無遺憾。

愛霸女士的表兄史諾爵士起先非常反對孫欽露和愛霸女士結婚，並想出種種說法來勸孫把這件事打銷，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等到他們在華盛頓舉行婚禮後的一天，史諾以木已成舟，愛護她的心思又勃然不能自禁，就很自然的寫了一封信去安慰她。後來愛霸女士隨着孫欽露到英國之後，史諾夫人常常有信寄給愛霸，史諾爵士也常常寫幾句夾入他夫人的信裏候候愛霸。至於史諾爵士和孫欽露之間，也有信札來往。

譯餘閒談　愛情雖不宜和金錢牽在一起，尤以看見美貌的女子嫁與面目可憎語無倫次的守財奴爲天地間一件大憾事！不過要維持愉快的小家庭，也要有相當的自立能力。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先把自己的職業或事業弄得有點根底，經濟能力已有相當的把握，然後再存心物色戀人，再打主意成立小家庭，否則不但享不到小家庭的幸福，反使所愛的人和自己一同受苦，何苦來！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函者負責。編者

弄什麼把戲！

蔣隆恩

編者先生：大江之北，運河沿岸，有許多很大的城池，像揚州，高郵，淮安，清江浦，……都是人烟稠密，商業發達的地方。雖說僻處江北，有些不大開通。但是近幾年來，已經進步得多了。不過有些事情，被風俗習慣禮教所束縛，還是不能改革。單就婚姻方面而言，大半還是舊式。用新式的，仍是『寥若晨星』。現在我把淮安地方做新娘子的痛苦，寫了出來，給大家看看：

節食 離開正日——結婚日子——三四天前，做新娘子的，就要獨處一室，或者找兩三個要好的小姊妹陪伴，家裏人或者親戚，都不得見面！這或者是小姑娘想出嫁期近，有點怕難為情，沒有什麼希奇。不過最令人不解的，就是在這幾天裏面，家裏人事先就叮囑她，教她要節制飲食，不可多吃，如果她多吃了些，不獨要被家裏人恥笑，還被外人輕視，說她不要臉，聽見出嫁就歡喜了！所以相沿成習，現在甚至於有人到這天連吃都不吃，大家反從而稱讚她！說她是個賢淑的女子。唉！這豈不是荒謬極了麼？女子聽見了要出嫁，當然滿心抱着希望和快樂。俗語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在這個時候，飲食比較平時，不獨不能減少，反而要加多，才是正理，照上面所說，新娘子不是變成了囚犯了麼？我聽見有幾個做過新娘子的說：『因為餓了三四天，一到正日，鑼鼓喧天，人聲噪雜，再加在花轎裏悶了幾個鐘頭，所以到了男家，人早已昏得糊裏糊塗，什麼拜天地呀！見禮呀！一些也不曉得。只得隨媒人的指揮，要東就東，要西就西，要跪就跪，要拜就拜』！

瞎子 新娘子在上轎之先，就要將眼睛閉上，一直要到『送房』後才能張開，第二天『回門』的時候，在轎裏仍就要將眼睛閉上，假若不閉，夫家就以為不吉，永被輕視，而親友也引為話柄，時相譏笑！所以做了新娘子，不得不將眼睛閉上，任人所為，做個臨時的瞎子，可憐亦復可笑。

站菜 在『拜堂』——即拜天地——過了以後開始預備『站菜』——在一個大廳裏當中放兩張方桌子，上面陳列些香燭燭台以及裝飾品，新娘子坐在當中，兩邊有特請的四個陪桌的小姑娘，在有錢的人家，大廳的兩邊，還擺着八桌或十桌客人的筵席，這叫做『陪席』。新娘子桌上的酒席，是半生半熟的，有的人家竟是用全生的！所以新娘子坐在上面，好像一尊偶像，只能看不能吃的！旁邊四位陪桌的小姑娘，不用說自然也是在那裏望着桌上菜發呆，饞涎欲滴。新娘子在這時候，差不多等於公開展覽！所以不論家人親戚鄰居，都團立四週，互相評論新娘子的妍媸，新娘子這時候，被禮教所束縛，只得忍氣吞聲，任人月旦，唉！這是何等不近人情的事情呀！

三朝 新娘子到夫家的三天內，叫做『三朝』，在舊禮教的大家庭裏，新娘早晚要到長輩房內請安，並且還要裝烟倒茶，侍立旁邊！非要聽到那命令式的『回你房裏去休息休息吧！』不能擅自離開。假使你不能照樣去做，他們就得說你是『目無尊長』，『毫無家教』，一類的責備話！簡直是賣給人家做奴隸，斷送了青春的幸福，喪失了人生的快樂，較之新式的蜜月中的景況，真有天壤之別了！

蔣隆恩。十七，十一，上海。

單戀

凌向榮

編輯先生：有個單戀問題要和你商量。

伊是我家鄰舍一個商人的女兒，天生成一幅如花似玉的品貌，活潑伶俐，秀外慧中，伊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可以使我陶醉的，可恨我為了麵包問題，竟成咫尺天涯，相見的機會是很少，和伊談，那是更難了，即有相見的機會，想欲和伊談，傾訴的心靈，總鼓不起我的勇氣，好像羅克怕難為情一般，有時鼓起了我的勇氣，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然而伊的芳心和腦海裏，是否有我這樣一個人，這是我難於猜度，不過我一相情願的癡想着。但是我的腦海中，祇有伊一個人，那麼可以說非伊不娶了，可是在經濟壓迫底下的我，雖然極力和一切惡魔去奮鬥，結果等於無效。倘承你指示我的迷津，我是十分感謝的！祝你撰安。

凌向榮上，十七，十二，十。

我們對此事要貢獻兩點：(一)婚姻應基於雙戀，不應僅基於單戀，所以非至由單戀弄到雙戀的時候，在單戀者不應貿然求婚，應當尊重對方的自由；(二)還有一點更重要的，真正戀愛雖不應當重視金錢，但是要能維持愉快的小家庭，必須有相當的經濟能力，否則就是有了小家庭，同過『牛衣對泣』的生活，遠不如獨身的輕鬆自由，所以我們反對沒有充分經濟能力的人貿然結婚。凌君旣說還在『經濟壓迫底下』，我們以爲他應該先在自身事業方面努力，把戀愛的事情暫擱起來，因爲這個先決問題沒有解决，就是用功夫把單戀弄到雙戀，居然結婚，也不過拉她同嘗『經濟壓迫』的苦况，豈不是愛她反而害她？

編者

上海的娼妓問題

陳虎生

編輯先生：近閱申報本埠新聞裏有一段關於查禁雉妓的事，內容大致謂湖北路商界聯合會致老閘捕房一函，云雉妓沿街拉人有失觀瞻，且令行人裹足，於是捕房派華捕若干乘汽車沿街兜拿，當捲雉妓三十二名，結果每人罰金四元，繳欵釋放，這是公衆生活上的一個重要問題，『生活』是爲民衆謀改善生活的，對於此事似宜加以注意。

據一九二三年燕京大學教授 J. S. Burgess 的講演，全世界大都會領了執照的娼妓，其統計如下：

倫敦 每九百零六個人有一個娼妓
柏林 每五百八十二個人有一個
巴黎 每四百八十一個人有一個
支加哥 每四百三十七個人有一個
東京 每二百七十七個人有一個
北京 每二百五十八個人有一個
上海 每一百三十七個人有一個

看這個統計，不幸得很！上海比例會如此之大！這還是前四年的，這兩年來恐怕平均五十個人有一個娼妓了！這個問題若無切實的解决辦法，只作表面上的應付，將來不知上海的娼妓要怎樣的充斥！匆匆敬頌撰安！

陳虎生，十一，一。

一週鳥瞰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日)至二十二日(星期六)　曉湘

□**三次代表大會議題公布**　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四日通令各省謂根據本黨總章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日程及重要議題，須於三個月前通過各黨員。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議題，其要點不外兩事：第一，過去一切決議案之整理；第二，爲新議案之制成。

□**第一六八次中政會**　中央政治會議十九日開一六八次會議，決議要點如下：(一)編遣委員會條例十一條通過；(二)民法總則編立法原則草案審查案通過；(三)江寧縣治暫緩撤廢，待第二細擴充市區時再決定撤廢期；(四)任閻錫山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五)特任趙戴文爲內政部長；(六)任命程天放爲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張之江呈請辭職**　全國禁烟委員會主席張之江呈請開去本職，另簡賢能接替，十八日第八次行政會議決議慰留。

□**張定璠去志甚堅**　上海特別市市長張定璠十八日二次呈國府聲請辭職，市府方面各種已奉令結束準備隨時交代，十九日北平電，白崇禧因張辭市長，已電張邀其北上。

□**英公使呈遞國書**　英國駐華公使藍博森二十日上午九時半赴國府大禮堂呈遞國書，典禮異常隆重，蔣主席立中正，蔣東爲胡漢民戴傳賢王寵惠孫科何應欽等，蔣西爲何成濬張希騫古應芬等，外長王正廷偕刁祕書斯科長立蔣右，王外長高唱『大英國特命駐華全權欽差大臣藍溥森』藍用英語致辭，並呈遞國書。

□**本週簽字之三約**　中荷關稅條約，於十九日晚九時，中荷關稅約，於同晚十時，中英關稅條約於同晚十一時，均由王外長與各該公使在外長官舍簽字。

□**編遣會議舉行期**　國務會議議決全國編遣會議決定於本月二十六日舉行，中央宣傳部在本週舉行整理軍事宣傳週，預備出席該會議之各領袖，除閻馮兩總司令已到京，聞李宗仁李濟深等均擬出席該會議。中山大學副校長朱家驊二十一日到粵，攜有蔣胡戴致李之親筆函，向李商召集編遣會事，併促其早來京，李擬邀李宗仁同行。

□**陳銘樞就粵主席職**　十九日晨陳銘樞在廣州就廣東省政府主席職，李濟深奉中央令代表監誓。

□**川戰又作**　一週來四川情形緊張，頻傳東南各報據太平洋社成都電，賴心輝李家鈺羅澤洲等反對組織省政府，不顧編編，聯合發亂，進逼重慶。路透社二十二日漢口電，稱國府所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各軍領袖不甘服從，重慶之下今已發生戰事云。